

悬梁高校 戏言跟班的弟子·幕后：铃兰之 誉*

西尾维新

2006-11-22

人物：我（旁白）男主角——

把人当成东西看待，和把东西当成人看待，姑且不论何者比较疯狂，至少何者比较难缠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之后的过程全部省略，事隔数日

我住进位于京都市区内的某家医院，完全康复需要整整一星期，这是医生对我的身体做出的诊断，至于究竟是什么样的过程才造成这样的结果，就不再赘述了。一言以蔽之，就是最弱的存在与最强的存在并肩而行，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才弄断区区几根骨头，已经很划算了吧。

上回曾经答应过玖渚，下个月的月初要陪她去

*Click to View:<https://web.archive.org/web/20230123141949/https://www.wenku8.net/novel/0/17/1520.htm>

旅行，只要在那之前能出院就谢天谢地了。

若说住院生活很无聊，我倒觉得还好，反正向美衣子小姐借来的书才看没几页，况且只要有一个可以舒舒服服躺着睡觉的地方，对我而言在哪里其实都没两样。呃，当然，异常的空间除外。

哀川小姐前来探望我，是在预定出院日期的前一天。这次她没有敲门，看来哀川小姐热衷敲门的症状已经退烧了。熟悉的深红色套装再度登场，不知道是新订做的，还是相同的衣服本来就准备了好几件。

「嗨！好久不见啦 不错哪！喂喂喂，居然住个人病房耶，你真是有钱人啊。」

「我只是没办法跟别人共睡一间病房而已。要让陌生人看见自己的睡相，光用想象的就觉得很恐怖，不得已只好多花点钱啰。」

「呵呵，那我来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哀川小姐随手将东西往床上一丢。是信封，相当可观的厚度，里面装了什么东西，不必拆开看也知道，根本无须多问。

「就当作这次协助我完成任务的报酬吧。」

「不用了啦，我又不缺钱。小姬都差点没命了，润小姐自己也没得赚吧，这次我就算义务帮忙啰。」

「少说得那么清高，这种事情一定要算清楚的，俗话说得好，没有钱就等于没有头嘛。」

「反正一下子斩首事件一下子绞首事件，还可以随便吊在天花板上，人头根本就不值钱。所以这句俗语的意思，应该是说钱一点也不重要吧。」

「哼，鬼扯。」

哀川小姐轻笑，坐到访客专用的椅子上。虽然我怎么想也不觉得她是纯粹来探病的，不过算了，总

不能叫她不准坐下吧。

「话说回来，无缘无故把你扯进事件当中，实在有点违反道义。嗯，这样好了 我就模仿千贺光的声音，表演呻吟声让你过过干瘾吧。」

「别闹了。」

「啊，嗯，不要！呃啊 住手！请不要这样！啊 不可以！求求你住手 」

「你给我住口!!!」

「真的生气啦？」哀川小姐似乎有点讶异，举双手投降。「哇 太惊人了对不起啦。没想到千贺光在你心目中如此神圣不可侵犯抱歉抱歉，请原谅，我错了。」

马上用真姬小姐的声音道歉。

已经学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了。

「说正事吧，今天究竟有何贵干？」

「没什么事啊。你不希望我来吗？难道你宁愿事情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结束？我可是来接受发问的喔。」

「唔对于太危险的事情，我向来抱持不深入追究的原则。不过既然如此，那我就问吧」摸不透哀川小姐的心思，我只好自动接下去。「小姬后来怎么样了？」

「你这家伙，居然从最难回答的问题先开始。唉 小姬她啊」哀川小姐很顺手地从别人送来的水果篮里拿出苹果，没有削皮就直接啃起来。「因为那把电击枪太有效了，结果发生记忆障碍，目前她住在一间秘密的医院里。」

「啊」

「身体也伤得很重呢。原本就因为接受严格的

特殊教育而留下许多后遗症,再加上那么强烈的电流冲击,造成全身烧伤,尤其是『琴弦』直接缠绕的手指部位,真的非常惨啊。虽然那双手套有七成都是绝缘材质,让电压稍微缓和一些,不过还是伤到连铅笔跟筷子都拿不起来。你应该也知道欧姆定律跟焦耳定律吧?」

「真的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耶。」

明明是为了不伤到人才准备电击枪,结果却话说回来,再怎么样也比直接和哀川小姐格斗要好得多了吧。

「正因如此,情况变得很棘手呢。」哀川小姐接着说:「既然产生记忆障碍,当然包括榎神能亚跟其它教职员,还有什么荻原子荻西采玉藻之类的,杀死这些人的事情甚至连悬梁高校的事情,大概都忘得一干二净了。而且既然手指留下后遗症,除非完全康复,否则再也无法使出琴弦师的绝技。这代表什么意思,你应该明白吧?」

一瞬间，我突然想，哀川小姐说不定就是为此才故意拔掉电压限制器的。为了将病蜘蛛的能力，连同所有黑暗的记忆，全部都封印起来。虽然这个充满戏剧性的想法，也可能只是我自己一厢情愿的感慨。

「真是棘手啊。毕竟那丫头做过的事，并不会因此就消失，人被杀了，对方当然不肯善罢甘休。无论是槛神家族还是神理乐，都正在积极寻找这名引起轩然大波的凶手呢。」

即使当事者本身已经忘得一干二净，罪行也不会就此消失，惩罚更是不可避免。无论有什么天大的理由，都必须自己负起责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而且假如我藉此顺水推舟，当作『什么也没发生过』，就这么原谅一姬的话，可能也会被你轻视吧。」

「这句话真是让我感到意外啊，润小姐，你会在意别人的眼光吗？」

「哦？这个嘛，如果是『别人』的眼光，就没啥好在意的啰。」

脸上浮现不怀好意的笑容，哀川小姐表情充满了揶揄。虽然不明就里，但有种被捉弄的感觉，于是我只好耸耸肩，换下一个问题。

「结局最后演变成怎样了呢？」

「悬梁高校名存实亡，彻底废校了，完全符合一姬的期望。至于学生们还是未知数，目前似乎正一团乱呢。对了，我们三个犯人的身分还没有曝光。」

我是被迫成为共犯的，好吗。

「虽然用不着担心，不过我还是先预留了几条后路。榊神家族那边已经设法让他们欠我人情，所以没问题。神理乐这边比较麻烦不过对你没有影响，不会造成困扰的。至于一姬啊我想编个故事敷衍她，可是不知道这样做究竟好不好。」

「就连润小姐，也会感到迷惘吧。」

「我也不想这样犹豫不决的啊。可是她说不定会恢复记忆，甚至手指也有可能会彻底痊愈，照顾得太过无微不至，我想也不好吧。那丫头当初如果直接来委托我帮忙掩护杀人计画也就算了。」

之所以没有这么做大概是因为小姬无法彻底相信哀川小姐吧。那并非哀川小姐的问题，也并非小姬的问题，只是一种无奈罢了。我想小姬应该和我一样，打从心底无法相信别人，然而她又想藉助别人的力量结果就设计出这种不够周全的半吊子阴谋，最后聪明反被聪明误，自己害死自己。与其说她惧怕哀川小姐或许不如说那是一种仰慕，希望得到认同的心情。

「话说回来，小姬究竟为什么要杀掉理事长不，是为什么会想要毁掉悬梁高校呢？究竟一开始这是个什么样的计画？」

「在回答之前，我要先向你道个歉。」哀川小

姐将椅子往我身旁挪近，接着把脸靠过来。

「一开始我跟你讲『其它部份由一姬本人来告诉你，那丫头应该可以解说得非常详细』对不起，其实我是骗你的。」

「我想也是。」

只要稍微交谈过就会知道，小姬根本无法好好说明任何事情。纵然其中有一部份是谎言或演戏，也能清楚断定这个事实。

「小姬的日语很不标准，根本不可能做详细的说明吧。」

「因为当时我觉得你不要知道太多才比较好行动嘛，而且我怎么也没想到一姬会自己编套谎言骗过你啊。你知道那丫头说话口齿不清的原因吗？」

「唔，我有问过，她说自己是在美国长大的。」

「这样啊。其实，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喔。」哀

川小姐伸出食指，抵着我的太阳穴。

「大脑前额叶，处理语言的区域，有后天性的障碍。」

「…」

「你应该知道前额叶是什么性质的部位吧？主要是管理自我人格，以及沟通能力的区域。一姬的这个部位曾经受过创伤，因此变成有语言障碍，她根本无法理解语言啊。」

「理解」

语言理解能力。

不，应该称为名词理解回路是吗？

「所以跟那丫头对话的时候，常会有种鸡同鸭讲的感觉，好象日本人跟中国人在用韩国话聊天一样

，很难产生共鸣。」

果然是病蜘蛛啊，哀川小姐笑了笑。

「所以即使你去问一姬本人，她自己搞不懂什么才叫正确的动机吧。意念的沟通，原本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那丫头究竟基于什么念头才去实行杀人计画，将是个永远的谜。」

「关于这点，任何人都一样吧。」

彼此能够完全心意相通的人，怎么可能存在呢？问题只在于要不要选择单纯地相信，或是能不能盲目地相信罢了。

也许吧，哀川小姐点点头。

「所以接下来的解答，只是我自己推测可能的情况后归纳出来的结论而已。我想那丫头应该一开始就设计好了吧，要把我卷进事件中，要让我成为同伴，要对我说谎演戏，将我列入计画的一部份。首先在逃学骚动开始以前，那丫头就把理事长跟其它教职员

都解决掉了插句题外话，后来从教职员办公室里发现大量遭到肢解的尸体喔，组估大约有三十七人份的尸块。」

尽管早已知情，但当事件以数据的形式再度传入耳里，依旧令我哑口无言。三十七人 如果再加上子荻和玉藻，以及槛神能亚，就有四十人。连上个月遇见的人间失格，都还杀不到她的三分之一

老实说，杀人的数字一旦超过十个人二十个人，正常的价值判断便已经失去作用了。相反地，想到小姬被拘束在那个封闭的校园里，不惜以如此激烈的方式逃离，我甚至对她涌起感叹的心情，实在是太冲动了。

以理事长办公室为密室，一人，以办公大楼为密室，三十八人，然后以悬梁高校为密室，四十人。

封闭的空间，里面发生任何事情，从外界完全看不出所以然。真正的内幕是战场，那真正是一个，

封闭的战场。

说穿了，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密室正因为完全封闭才称之为密室，然而究竟是对内封闭，还是对外封闭两者之间，截然不同。

因此，才会演变到这种地步，才会发生那样的事件。

那样的行为，是能够，被容许的吗？

如何？不良制品。

「琴弦师的琴弦，原本就是对多数人使用的战斗技巧，基本上并非杀人技术而是拘禁技术。要束缚一个人，用细线比用绳索还要更有效喔。所以，就先把人束缚起来，再用锯子切割肢解，嗯，然后再以理事长专用的无线对讲机联络萩原，告知『紫木一姬脱逃』的讯息。当你潜入校园的时候，我们帮助逃学的计画已经曝光，并不是因为那丫头太粗心大意露出马

脚,而是她自己主动放出消息的吧。」

「她以为前往教室会合的应该是哀川小姐。」

「结果我先把您送进去,而一姬也善加利用这点可惜当时危机四伏,稍不留意就被逮住,偏偏又不能在你面前使出病蜘蛛的绝技。」

所以小姬一开始才会主张要留在教室里吗?可惜还来不及反对,我就已经采取行动了。

对小姬而言,我的确是个大意外。

「接下来一如那丫头的预料,我决定去找理事长谈判即使没有你的出现,事情也会朝同样的方向发展吧。毕竟如果计画没曝光也就算了,既然脱逃行动已经被公开,我肯定会去找能亚摊牌嘛。哈哈,那丫头啊,真是把我的心思摸得一清二楚。」

「小姬也具备某种程度的声音模仿跟读心术能

力吗?」

「应该吧, 不过她并非我的弟子啦。然后接下来我们一起行动, 才是重头戏开始, 最重要的关键, 就是必须和我一起发现理事长的尸体, 这样就能顺理成章地扮演被嫁祸的受害人。」

「可是那个诡计也很危险呢」

「越危险效果越好啊。这跟躲在讲桌底下的用意是相同的, 可想而知, 一姬认为越冒险我就越不会怀疑她。虽然当时我也觉得凶手的杀人手法酷似病蜘蛛不过这正是一种心理诡计吧, 那丫头未免也想太多了。」

「润小姐本来就知道『病蜘蛛』的事情吧。」

「喔, 对啊。我只是觉得小姬好象打算瞒着你, 所以就没说出来。即使撇开杀人计画不谈, 这种事情应该也不太想被知道嘛。不过, 你怎么会发现那丫头就是病蜘蛛的? 西条是个例外, 光看理事长被杀的

事件，凶手并不一定非要是琴弦师不可啊。」

「脑中刚好灵光乍现，就是所谓的连环效应吧。只要一个环节想通了，其它环节也就全部想通，这似乎已经成为我的习惯模式。一点等于全部，全部等于一点，相对地，在那一点想通以前，就毫无头绪可言不过当然还是有原因的，没事身上带着那么多线，实在很不合理啊。尽管小姬故意一直说话分散我的注意力，尽管当时为了逃脱现场为了瞒着我杀掉玉藻，不得不使用琴弦终究还是太轻率了。」

其实纯粹只是因为我完全不具威胁性，根本不被她放在眼里吧。就这点而言，我不得不说小姬的眼光很准确，关于密室之谜的真相，若非最后从那一点逆向推算，我也没办法找出解答吧。

「除此之外，子荻超乎寻常的警戒心也是原因之一。军师的『计策』，如果对手只是一名程度落后的逃学生，未免太小题大作了，况且为何不使用人海战术，也引起我的揣测。想当然耳，用人数对抗『病蜘蛛』简直是愚蠢至极的下下策。」

「嗯。」

「再加上能够骗过哀川润的人物，又岂会只是一名程度落后的逃学生呢？就如同我这名戏言跟班无法与人类最强为敌，区区的『紫木一姬』顶多成为哀川润的朋友，尚不足以成为敌人。最后，将所有还存活的角色列出来连连看，整个名单范围内，小姬可以画上等号的，就只剩下『病蜘蛛』这个头衔了。」

然后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在我周遭，根本不可能存在这种可爱可亲又可怜的单纯角色。这个确信是最最重要的线索。

「原来如此啊。不过那丫头说她程度落后可不是骗人的喔。因为她除了琴弦师的技术以外，真的什么也不会，没有任何专长可言。」

「润小姐想必知道一切背景我猜她应该是在入学以前就已经学到琴弦师的技术了没错吧？」

「大概吧。那是五年前的事情了。我的朋友当中有一名学艺不精的琴弦师那家伙绰号就叫『病蜘蛛』，原本只是一种贬低的称谓。我和那家伙曾经组成搭档，共同完成某项任务，当时救出的对象就是年仅十二岁的紫木一姬后来，一姬变成我跟那家伙的仰慕者，不过我始终没有时间多注意她」

刚才提到前额叶的创伤，可能也是当时留下的后遗症吧。然而我要问的并非这件事情，真正要问的，只有一句话。

「那个人的名字，该不会叫市井游马吧。」

「嗯？」哀川小姐惊讶地抬起头来。「你知道她？那家伙并不怎么有名啊。」

「呃凑巧听过。所以说，那个人就是」

「没错，就是那丫头真正的师父啰。」哀川小姐嘲讽地笑着。「对了，市井游马是悬梁高校的前任教师，因为这层关系，一姬才会进入悬梁高校的附属

中学就读, 然后一直待到现在。

好, 回到主题, 呃刚才说到哪里了? 啊, 对对对, 就是我们一起成为杀人嫌疑犯嘛。

嗯, 即使门被上了锁, 我也会设法破坏硬闯进去, 那丫头的预测完全宾果真受不了, 怎么净是一些爱耍心机的家伙啊。之后的事情你应该比我还清楚, 那就以下省略啰」

「不想被怀疑是杀害理事长的凶手难道之前先杀掉堆积如山的教职员就不担心被发现吗?」

「她大概认为, 只要排除杀害理事长的嫌疑, 其余的命案我也不会怀疑到她头上去吧。可惜那件事实在做得太夸张了。当时你们两个相继离开办公室, 我不得已只好出去找人, 途中想说顺道去教职员办公室打声招呼, 结果哈。就算悬梁高校再怎么不正常能够一个人单枪匹马做出那种事情的, 唯有紫木一姬。

这就是露出马脚的败笔吗? 正因为相信自己不

会被怀疑,才会露出马脚。话虽如此,让教职员留下活口也行不通,所以小姬的计画可以说是,从最初就留下破绽了。

不,不对。

绝对不是这么回事。哀川小姐一定直到在走廊听见我跟小姬的对话为止,都完全没有察觉真相。姑且不论她本人是怎么想的,至少我是,真的这么认为。

因为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其实什么密室之谜,除了润小姐以外,对其它人应该没有意义可言吧。」

「所以只要骗过我一个人就足够啰。否则她也没有什么理由要杀你啊啊,还是有,因为你察觉真相以后会生气嘛。」

「不过,假如一开始没委托润小姐去学校救人

，根本也不会事迹败露啊。与其隐瞒一个随时可能揭穿的秘密，不如选择彻底的蒙骗这也算是一种『聪明反被聪明误』吧。」

「或许吧。因为那丫头当初拜市井为师的时候，曾经对我承诺过，琴弦师的技术绝不会用来杀人。

「话虽如此，那种技术啊，原本是用来牵制敌人的护身术，是吗？」

所以从头到尾只企图瞒过润小姐一个人即使并非如此，也占了一部份理由吧。虽然杀人动机如蜘蛛网般错综复杂，很难用三言两语说明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其中一条线连结到小姬的师父市井游马，而另一条线，则是紧连着哀川润。

「可惜学校并不允许这项技术存在应该说，本来就不应该进那种学校就读的嘛，已经死去的家伙，何必念念不忘真是个笨小鬼。」

难道市井游马已经不，其实我早就猜到了。

「话说回来，无论理事长的事情也好，市井游马的事情也好，仔细想想也不难理解啦呢，不对，说到底还是很匪夷所思啊。」

「不过恕我直言，润小姐，你实在太糊涂了。读心术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啊？事后回想起来，什么密室之谜，那种手法除了小姬以外根本别无他人嘛」

「你自己也没有当场想到啊。」

「我纯粹是个无能者而已啊。」

应该说当时对我而言，整件事情早就不受控制，超出解谜的状态了。

「哈，我这个人呢，与其为了保全性命而疑神疑鬼，宁愿选择相信一切，就算遭到背叛也无所谓，至少痛快嘛。」

哀川小姐笑得天不怕地不怕，丝毫不见反省之

色，似乎连一点后悔也没有，甚至，连一点伤心也没有。

「润小姐，你真的不在意吗？」

「真的啊。我对一姬的喜欢，跟一姬的所作所为是两回事嘛。哈哈，所以小哥差点出卖同伴的事情，我也没有生气啦。」

被揭发了。

「不过真有你的耶，眼看快要被杀了，马上就巧言令色对小姬动之以情。什么可以到我住的地方来，明明五分钟前才刚出卖人家的不是吗？」

完全被揭发了。

「我并不觉得那算出卖啊」

结果说到底，哀川小姐的「讲义气」，只是出于对世界过度高估的乐观。因为自己是最优秀的存在

，所以无法理解我和小姬这种弱者，即使能理解也无法感同身受。

「我胡不糊涂是一回事，那丫头的心情并非难以苟同啊。在那种杀人教育机构待久了，任何人都会变得不正常，都会想做出那样的举动，只不过一姬刚好具备了付诸行动的实力而已。」

「实力吗」

「看到那丫头发育不良的体型，就不难想象她一直以来过着什么样的人生吧？体重可能连三十公斤都未满咧。既然你认识玖渚，应该非常能够了解吧。一姬跟玖渚，是有些不同的。」

「我的意思可不是要你同情她喔，只不过，希望你别因为同性相斥就过度苛责啊。」

「我一点也没有要苛责的意思啊。这次的事件我完全是局外人，若非不小心被牵扯进去，谁做了什

么根本与我无关。」

「那就好。」

总而言之，小姬她是无法独力逃出那个校园的吧。琴弦师的技术确实很好用，但基本上还是防身的技巧，如果不像解决子荻那时候，事先编好蜘蛛网埋伏，就跟普通的刀子没什么两样。除非出其不意的偷袭，否则就算不是哀川小姐也能躲过，所以才没错，采取和哀川小姐相同的战术第一步就直攻核心，当然其中多少也包含了积怨已久的愤恨情绪吧。然后又将教职员尽数杀光，再藉哀川小姐之手

「不，不对这样讲就不合理了。倘若只是单纯地想逃出学校，直接拜托润小姐帮忙就好，交给润小姐就万无一失。所以最大的动机还是为了杀人吧。假设她那位师父的死，和理事长的命令有关，那么说不定一开始她就是为了实行杀人计画才入学的。」

「虽然不能说是没有关系但我觉得没必要想得

那么复杂啦」

如果只是杀人，小姬自己一个就绰绰有余，然而杀人后的逃脱行动却需要哀川小姐的协助。

一方面要设法让哀川小姐协助逃亡，一方面又要设法不让哀川小姐发现自己杀人的行为，完全矛盾的病蜘蛛计画总而言之，这就是小姬整个策略的全貌

「或许正好相反，她其实希望我能看穿一切真相，揭发她杀人的事实也不一定呢。」哀川小姐接着说：「想要当作一种忏悔吗？真是笨蛋啊。」

啊啊这才是，最有可能的答案。达到一切目的，最后接受哀川小姐的制裁。对于我这种人而言，是最有魅力最难以割舍的答案。反正终究难逃一死不如死在最强的存在手中。

走投无路，绝望中仅存的希望。

既然我们没办法选择朋友，至少，希望能够选

择消灭自己的敌人。

「在预期被拆穿的前提下进行欺骗未免太不负责任了吧。」

「不负责任很奇妙的说法呢。」

「嗯，对啊，实在是匪夷所思。」

「对啊，真是想不通。搞不好那丫头，只是纯粹想要跟我玩个游戏罢了，在最后的最后。」

最后的最后吗？

原本就没有要活下来的打算，也没有要彻底隐瞒的打算实在难以想象，但也许只是难以想象而已。直到最后，我都未能理解小姬的心情，就如同直到现在，我依然无法理解「那丫头」的心情。

绞尽脑汁也于事无补。

失败者的历史, 永远不会流传下去。

战士已然战死, 军师已遭横死。

而琴弦师, 已经历过极限之死。

结果

小姬终究无法成为「那丫头」的替代品, 唯独这点是可以确定的。因为玖渚友——即使遭受破坏, 也并未导致毁灭。

「反正, 刚才已经提出这么多假设了, 总有一个是正确答案吧。」

接着病房里陷入一阵沉默。哀川小姐把苹果啃得干干净净, 只剩下中心的果核, 又再度朝水果篮伸出手。

「嗯你把这玩意儿拿来吃吗?」

她从篮子里拿出一个跟苹果大小相同,555

的魔术方块。

「喔，那是玖渚来探病的时候留给我的玩具。只不过我一直没办法破解，就放着不玩了。」

「那丫头有来探病？她不是离开住处就没办法独自一人上下楼梯吗？」

「听说是拜托一个叫什么『小日』的朋友陪她一起来的。」

「啊，难怪小哥会心情不好啰」

说着说着，哀川小姐也没低头看，就直接把魔术方块全部完成，放回水果篮里。「话虽如此」

接着她又懒懒地开口，我知道终于要进入主题了，便坐直身子，严阵以待。

「经过这次事件，我算是深切理解你这家伙的

特质了喔。」

「我的特质？子荻说那称作『无为式』。」

「啊可以这么说吧。其实，我是有点后悔的，这次将你卷入事件当中，也许是一个败笔，对不对？如果你没有出现，至少荻原子荻跟西条玉藻就不会死了，毕竟一姬原本是希望尽量不要杀害和自己处境相同的『学生』嘛。因为『教职员』是自愿在悬梁高校工作但『学生们』却是别无选择啊。」

子荻曾说过「没有其它地方更能让我发挥所长」之类的话然而我敢断言，一定，还是会有的，只不过子荻跟玉藻都没发现而已，她们只是没有找到别的理由跟目标。而我只是，没能及时告诉她们这些话。

「不过若说那两人会死都是我造成的，未免言之过重了吧，根本不相干嘛。」

「在你周围经常会发生灾难，经常会有人死亡。所以你啊该怎么说呢，是会让别人情绪起伏不定，让人不安的存在。周围的人会被迫陷入异常状态结果

就有机可乘。因此我这回找你当帮手，其实危险性是敌友不分的，就连一姬也受到影响。她之所以会杀掉玉藻，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包括杀掉子荻，与其说是『因为被发现真相』更应该说是为了救出被敌方军师挟持的你不是吗？反正一姬只有对自己的同伴隐瞒犯罪事实，而且无论密室与否，一旦尸体被发现，她根本脱不了嫌疑吧。」

「原来如此。要这样解读，也是说得通。」

「只要存在就能影响别人，只要存在就能成为别人的盲点这种家伙不算少，一出现在身边，就会令人情绪莫名地起伏，焦躁不安，容易失常关于你们这类型的存在，心理学上有个说法简单讲就是『缺陷』。当一个人在别人身上观察到与自己相似的缺陷，会觉得仿佛自己的缺陷被揭露出来，内心便受到动摇，可能产生好感，也可能产生敌意。前者是互相疗伤，后者则是同性相斥。而你属于最高境界，自己毫无个性可言，跟谁也不像偏偏缺陷又过多，所以变成跟谁都像。这一点会无意间刺激到别人的潜意识，故此称

作『无为式』。

而且你非常懂得善用特质，消极地接受现实消极地随波逐流，不对立不树敌不反抗，漠视别人逃避别人，玩弄戏言不停地逃避逃跑逃亡。周围所有人明明都受到影响却都无法触碰到你，简直就跟幽灵或恶魔在身边没什么两样嘛。所以你周围的齿轮总是以非常理的方式运转，停不下来。好比说四月的事件，以及五月的事件，没错吧。」

「我曾对子荻说过同样的话『你太高估我了』。」我缓缓摇头。「我并没有那么厉害，只不过莫名地陷入危险，像只无头苍蝇找不到方向罢了。」

「若要说有什么挽救的余地」

哀川小姐不理睬我的辩解，继续往下讲。

「就是没有任何目的这件事情吧。坦白说，我其实有点害怕呢，当你产生目标找到方向的时候当你终于有所为而为的时候，究竟会做出什么事情？到那时，能够全身而退，不被你影响的，大概只有零崎

那种完全与你一模一样的家伙吧。只要稍微和你接触所有人毫无例外，都会偏离常轨。你大概会以超越现在的程度，继续影响周围的人，继续让事件不断地发生吧。」

没错就像当初。

我破坏玖渚友的时候。

「怎么听起来，好象恐怖小说啊。」

面对我的玩笑话，哀川小姐表情未变
突然举起手指。

「所以，趁现在先杀了你，也不失为解决之道
说完，手指俐落地，向下一割。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什么也没有发生。

「这个玩笑，太过火了吧。」

「玩笑？你说这是玩笑？」

哀川小姐夸张地作出吃惊的表情。

「喔，当然啰，希望只是玩笑。」

「哈哈，如果你死了，谁来给我吐槽啊。」

然后她冷笑两声，站起身来，说句「好，该回去了？」
便将椅子归回原位，临走前又顺手拿了一颗苹果。

「有缘再会吧。祝你未来之路充满美妙的不幸与悲惨的幸福。」

走到门口，准备离开病房。

望着她的背影，我说出最后一个问题。

「小姬她」

「嗯？一姬怎样？」

「为什么，她要用那种方式称呼我呢？」

「很简单啊。难道你不知道」哀川小姐反问我。「那丫头为什么要对你隐瞒病蜘蛛的身分，难道你还不明白吗？明明就算被知道自己是琴弦师也没什么妨碍的，偏要说自己只是程度落后的笨学生，理由你真的不明白吗？」

「我怎么会知道啊。」明明是自己先发问的，我却低下头，逃避哀川小姐的视线。「大概是想让我放松戒心吧？假装头脑不好的高中女生，就不会被防备了。」

「才不是咧，笨蛋。哼，简单讲就是移情作用

嘛。在一个谁都像又谁都不像的人身上，投射心中的影子」哀川小姐笑得不怀好意。「就跟你在那丫头身上看到玖渚友的影子一样啊，完全是一厢情愿的错觉。」

如同我在小姬身上看到玖渚。

小姬在我身上，看到了谁呢？

「我和小姬，还有机会再见面吗？」

「放心吧，就算你不愿意我也会让她很快出现在你面前的。」

就这样，红色承包人转身离去，消失在我的视线里。一如往常，在最后的最后，彻底搅乱我的心绪，然后一走了之。已经解决的谜团并没有得到更多解释，反而留下更多新的牵挂。

真是专门制造烦恼的公主，弦外之音的皇后，

暗示隐喻的女王。

居然埋下那么多大大小小的伏笔，故意不讲个清楚。追根究底，姑且不论玉藻的事情，子荻会被杀还不是因为哀川小姐自己跑去换衣服，实在很想吐槽她。

「所谓没有个性，也就是什么都有可能吗每个人都对我期待过高了天大的误会啊。」

我只不过是个，稍微喜欢自言自语，缺乏想象力的灰暗的十九岁而已。

正陷入沉思，护士小姐就紧接在哀川小姐离去之后，端着托盘进入病房。看样子哀川小姐似乎是察觉护士小姐的气息才离开的，真是宛如忍者般的人物

「刚才从你房间出去那位造型很像替身使者的美女，是谁啊？伊伊的访客吗？」

护士小姐边回头看门外边兴味盎然地问我。

「是伊伊的大姊？还是表姊？」

看来亲戚这个说法很有说服力。

「喔，是我女朋友啦。」

「咦？」

马上受到质疑。

「唉，对方一厢情愿地迷恋我，实在很伤脑筋啊，居然追到这种地方来。至少住院时期让我一个人清静清静嘛。」

「是是是，原来如此啊。」

护士小姐显然完全不相信。

「别看她外型酷酷的，两个人独处的时候可听话了，不管我说什么都百依百顺呢。」

「是是是 真令人羡慕的幸运儿啊 伊伊的女人缘真 好啊。」

护士小姐边说边将塑料盘放上桌面。

「LOVE LOVE LOVE

这家医院究竟为什么,要雇用个性如此奇特的护士?我莫名地觉得火大(更觉得无力),于是改变话题。

「护士小姐,你看不看推理小说?」

「是护理师唷。」被纠正了。这就像军师跟谋士一样,根本没什么差嘛,真是斤斤计较的人。「嗯,看是会看啦,有什么事情吗?」

「考你一个问题」我拿起哀川小姐留下的信封,打开来确认里面的东西,一边对护士小姐说话。

「在某处有一个房间,门锁是以指纹辨识系统

控制的,除了屋主,没有人可以从外侧开锁或上锁。好,假设某天你和两位朋友,一行三人进入那间房里,因为房门锁着,你们是破坏辨识器硬闯的。结果一进门就发现尸体,屋主已经被杀害肢解了。」

「啊啊,密室杀人耶,真怀念。」护士小姐微笑着。「指纹系统呢好象鲁邦三世喔。」

「那么,犯人是使用什么手段,才完成这个不可能的杀人事件呢?」

「唔,这个嘛 啊,我想到了,简单简单 」护士小姐放好餐具,转向我接着说:「先将被害人肢解,然后只把其中一只手掌带出去,就能用指纹上锁了对不对?肢解尸体只是一种障眼法,真正的目的只是为了要把手掌切下来带走,因为『房间钥匙』就是那只手嘛。而且刚死的尸体还会残留一点活体反应啊。哈哈哈,这才是名符其实的不择『手』段呢。

「眼前出现肢解的尸体,会当场受到惊吓而失去冷静,这时候就算少了一个部位也没人会注意到吧

。没错,所以凶手一定在这三个人之中,而且一定是最后走进房间里的那个人。先将手掌藏在背包之类的地方,等发现尸体了,再趁其它两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放到某个角落去。哇 真是乱来的诡计呢。」

在护士小姐回答的时候我看了眼信封里面。是一大迭钞票以及,一张照片。如果没猜错,应该就是,小姬从我口袋抽走平面图时,一起回收的,那张照片吧。

上面有小姬发自内心微笑的,那张照片。

「我会让她很快出现在你面前的 」

原来如此,承包人。

实在高招。

还要什么酷,明明最会为别人着想。

小姬当时究竟是以什么样的心情从我身上拿走这张照片，我不得而知。虽然不了解，却又觉得可以体会。

这张照片其实是一份回忆，是哀川小姐和小姬初相识时的，一份回忆。绝对不会暧昧不明的与未来性质截然不同的，名为过去的回忆。

「嗯？喂喂喂，人家正在回答你的无聊问题，你居然自己看照片看到出神。那是谁啊？女朋友？」

「这个看起来会像女朋友吗？」我在这名护士眼中，究竟被看成什么样的人啊。「没有啦。这只是一个普通朋友。」

「可是你刚才看照片的眼神很温暖很有感情耶好象在看女儿还是徒弟的眼神呢。」

「是吗？也许吧。」

小姬从我身上偷走这张照片，是唯一无关于杀人或犯罪的，纯粹的诈骗。完全毫无恶意的行为。只因为她自己想要，才从我身上拿走的吧。

所以说，小姬为了取回这张照片，势必会再度出现在我面前。虽然不清楚小姬目前在哪里做些什么也不知道接下来，哀川小姐打算如何为小姬做安排，不过至少有这一点确信，就当作被骗一次放心地觉悟也不错。

小姬无法成为那丫头的替代品，但是无所谓，就顺其自然吧，我还有许许多多想要告诉小姬的事情

没错，好比说，如何成为一名戏言跟班。

对小姬而言，或许正需要一个像我这样的——负面教材。

「啊，对了，照片的事情不重要，刚才那个谜题的解答呢？我应该答对了吧？快讲嘛，伊伊 告

诉我啊。」

护士小姐盯着我看，我故意冷淡地挥挥手，没有答腔。想当然耳，正确答案根本用不着说，这么简单的问题，全世界会解不开的——

嗯，大概只有一个人吧。

人类最强，同时也是心地最好的小姐。

「答错了，大错特错。居然怀疑自己的朋友，你这个人，真是过分啊。」

「大骗子。」

「对啊。」

《ZigZagHighschool》 isheEND.